魏書

十

文成五王列傳第八　　魏書二十

安樂王　廣川王
齊郡王　河間王
安豐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悦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若安平王早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顯祖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為定州刺史鞭撻豪右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為人所患百姓詣闕訟其過高祖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與内行長乙肆虎謀為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

子詮字搜賢襲世宗初為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釁遣使觀詮動

靜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
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
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諡曰武康
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
葛榮仍兼尚書右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
督裴衍共救信都鑒既庸才諸弟麤暴見天下
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
圍鑒斬首傳洛詔改其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
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

鑒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鑒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出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蕭衍後還長安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諡曰莊

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朕宗室多故從弟諧喪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至於卿司已下故應闕自漢已降多無此禮朕欲遵古典哀感從情

雖以尊降伏私痛寧奕欲令諸王有朞親者爲之三臨大功之親者爲之再臨小功緦麻爲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緦衰而弔旣殯之緦麻理在無疑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爲須撫柩於始喪爲應盡哀於閟棺早晚之宜擇其厥中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敏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至聖慈仁

方遵前軌志必哀喪慮同寧戚臣等以爲若朞
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
降宜從始喪大斂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
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
馬安定王薨朕既臨之後復更受慰於東堂今
日之事應更哭否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
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群臣從駕臣等參議
以爲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
於東堂而廣川既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

等議之朕無異焉諧將大殮高祖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邙嶺皆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婦令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戶屬恒燕

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諸武衛將軍謚曰剛及葬高祖親臨送之

子靈道襲爵謚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貞特類外祖後爲內都大官高祖與簡俱朝文明太后於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高祖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

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
氏燕郡公常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性幹綜
家事頗節斷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
禁二十三年薨時高祖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
慕摧絶不自勝任但虛頓床枕未堪奉赴當力
疾發哀謚曰靈王世宗時改謚曰順
子祐字伯授襲母常氏高祖以納不以禮不許
其爲妃世宗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妃
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年十六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諡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琛字曇寶幼而敏慧高祖愛之世宗時拜定州刺史琛妃世宗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内外多所受納貪惏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敘用由是遂廢于家琛以肅宗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巨

万計騰屢爲之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屬東益南秦二州氐反詔琛爲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琛性貪暴旣揔軍省求欲無猒百姓患害有甚狼虎進討氐羌大被摧破士卒死者千數率衆走還内侍劉騰無所畏憚爲中尉糾彈會赦除名爲民尋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和

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寬兒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謚曰匡

子延明襲世宗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飢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肅宗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既博極群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万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尋遷侍中詔與

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勑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蕭衍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譽招懷舊士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凋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尚書令大司馬及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

率衆守河橋顯敗遂將妻子奔蕭衍死於江南
莊帝未喪還出帝初贈大保王如故謚曰文宣
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
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
信都芳工算術引之在館其撰古今樂事九章
十二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別為之注皆行於世

文成五王列傳第八　　魏書二十

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上　魏書二十一上

咸陽王　趙郡王

高陽王　廣陵王

北海王

獻文皇帝七男李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惠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平王詳勰別有傳

咸陽王禧字永壽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

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曰自非生知皆由
學誨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温故求新蓋有闕矣
可於閑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為
之師傅以匠成之高祖以諸弟典三都詠禧等
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
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寔授
刀之責皆可修身慎行勿有乖爽文明太后亦
誡禧等曰汝兄繼承先業統御萬機戰戰兢兢
恒恐不稱汝所治雖小亦宜克念高祖又曰周

文王小心翼翼聿懷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汝等宜小心畏愼勿自驕怠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高祖餞於南郊又以濟陰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使告禧因而誡之後禧朝京師高祖謂王公曰皇太后平日以朝儀闕然遂命百官更欲撰緝今將畢修遺志卿等謂可行不當各盡對無以面從禧對曰儀制之事用捨各隨其時而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臣謂宜述元志備行朝式高祖然之詔曰

仲尼在鄉黨猶尚恂恂周文王爲世子卑躬求道禧等雖連萼宸暉得不尊尚師傅也故爲置之以加令德廷尉卿李沖可咸陽王師禧將還州高祖親餞之賦詩敘意加禧都督冀相兗東兗南豫東荆六州諸軍事於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禧取任城王隸尸爲之深爲高祖所責詔曰夫婚姻之義曩葉攸崇求賢擇偶縣代斯慎故剛柔著於易經鵲巢載于詩典所以重夫婦之道美尸鳩之德作配君子流芳

後昆者也然則婚者合二姓之好結他族之親
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必敬慎重正而後親
之夫婦既親然後父子君臣禮義忠孝於斯備
矣太祖龍飛九五始稽遠則而撥亂創業日昃
不暇至於諸王娉合之儀宗室婚姻之戒或得
賢淑或乖好逑自茲以後其風漸缺皆人之紡
寵族非百兩擬匹卑濫舅氏輕微違典滯俗深
用爲歎以皇子茂年宜簡令正前者所納可爲
妾媵將以此年爲六弟娉室長弟咸陽王禧可

娉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次弟河南王幹可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次弟廣陵王羽可娉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次弟潁川王雍可娉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邑采之封自有別式入除司州牧都督司豫荊郢

洛東荆六州諸軍事開府如故賜帛二千匹粟五千斛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戶高祖引見朝臣詔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齊美於殷周爲令漢晉獨擅於上代禧曰陛下聖明御運實願邁迹前王高祖曰若然將以何事致之爲欲修身改俗爲欲仍染前事禧對曰宜應改舊以成日新之美高祖曰爲欲止在一身爲欲傳之子孫禧對曰既卜世靈長願欲傳之來業高祖曰若然必須改作卿等

當各從之不得違也禧對曰上命下從如風靡草高祖曰自上古以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對曰實如聖旨宜應改易高祖曰朕嘗與李沖論此沖言四方之語音知誰是

帝者言之即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
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
下冲免冠陳謝又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
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我祖東山
雖不三年既離寒暑卿等何爲而違前詔禧對
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臣雖仰禀明規每
事乖互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舛違之罪
實合刑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當須庭論如
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

有後言其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高祖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既有天地又有君臣太尉位居台鉉在冢宰之上三槐九棘不可久空元弟禧雖在事不長而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餁鼎朕常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爲愧高祖有事於方澤質明群臣問起居高祖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遇天雲蔭密行人差得無弊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雲物凝彩雖復雨

師灑埽風伯清塵豈過於此高祖曰伊洛南北之中此乃天地氤氳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高祖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雖當時遵奉而終不改操禧表曰國朝偃武崇文偏捨來久州鎮兵人或有雄勇不閑武藝今取歲暮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干稍三分並教使人閑其能臨事無闕詔曰雖云教武未練其方既遏北行臣聞教武脫生群惑且可停之後

從平漢陽以剋南陽之勳加侍中正大尉及高
祖崩禧受遺輔政雖爲宰輔之首而從容推委
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陰爲威惠者禧特甚焉
是年八座奏增邑千戶世宗從之固辭不受禧
性憍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不已衣被繡
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
貨賄奴婢千數田業鹽鐵徧於遠近臣吏僮隸
相繼經營世宗頗惡之景明二年春禧等爲將
礿祭入齋世宗詔領軍于烈率左右召禧等入

於光極殿詔曰諱雖寡昧忝承寶曆比纏疹
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父等歸遜殷勤
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曰朕
以寡昧夙罹閔凶憂煢在疚罔知攸濟寔賴先
帝聖德遺澤所覃宰輔忠賢劬勞王室用能撫
和上下肅清內外乃式遵復子歸政告遜辭理
懇至邈然難奪便當勵茲空乏親臨機務王尊
惟元叔道性淵凝可進位太保領太尉司空北
海王季父英明聲略茂舉可大將軍錄尚書事

世宗既覽政禧意不安而其國齋帥劉小苟每稱左右言欲誅禧禧聞而歎曰我不負心天家豈應如此由是常懷憂懼加以趙脩專寵王公罕得進見禧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謀反時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晡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散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邙嶺已逢軍人

惟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
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大風暴雨拔樹折木禧
不知事露其夜或說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
而停恐必漏洩今夕何宜自寬恐危禍將至禧
曰有此軀命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說曰殿下
兒婦已渡河兩頭不相知今俛眉自安不甚危
乎禧曰初遣去日令如行人渡河聽我動靜我
久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而尹仵期與禧長子
通已入河內郡列兵仗放囚徒而將士所在追

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龍虎禧憂迫不知所爲謂龍虎曰吾憒憒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欻憶舊謎云眠則俱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贓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栢谷塢從者唯禧二舅及龍虎而已顧謂龍虎曰凡夫尚有節義相爲取死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虎曰龍虎東野常人

遭殿下寛明接勑左右今屬危難恨無遠計臣濟聖躬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擒獲送華林都亭世宗親問事源著千斤鏁格龍虎羽林掌衛之初高祖閑宴從容言於禧等我後子孫邂逅不逮汝等觀望輔取之理無令他人有也禧臨盡雖言不次第猶尚涕追述先旨然畏迫喪志不能慷慨有所感激也及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云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

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其
宮人歌曰可怜咸陽王柰何作事誤金床玉几
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弥岸長行人那
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絃
管奏之莫不灑泣同謀誅斬者數十人潛瘞禧
於北邙絶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
婢自餘家財悉以分賚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
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於
後禧諸子乏衣食獨彭城王勰歲中再三賑

給之禧有子八人

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内太守陸琇初與通情

旣聞禧敗乃殺之

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其父頻

年泣請世宗不許翼乃與弟昌曄奔於蕭衍翼

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所生也翼容貌魁壯風

制可觀衍甚重之封爲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曄

衍不許後以爲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鎮郁

州翼謀舉州入國爲衍所移昌爲衍直閤將軍

翼弟顯和昌弟樹後亦奔於衍顯和卒於江南
樹字秀和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衍尤器之
封爲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爲將領窺覦邊服
時楊州降衍兵武旣衆衍將湛僧珍慮其翻異
盡欲殺之樹以家國遂皆聽還衍以樹爲鎮西
將軍郢州刺史尒朱榮之害百官也樹聞之乃
請衍討榮衍乃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前廢帝時
竊據譙城出帝初詔御史中尉樊子鵠爲行臺
率徐州刺史大都督杜德以討之樹城守不下

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往說之樹乃請
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樹恃誓約不為戰備杜德
襲擊之擒樹送京師禁於永寧佛寺未幾賜死
孝靜時其子貞自建業赴鄴啓求葬樹許之詔
贈樹侍中都督青徐兗楊豫五州諸軍事太師
司徒公尚書令楊州刺史貞既葬還於江南
曄字世茂衍封為桑乾王拜散騎常侍卒於秣
陵初正光中詔曰周德崇厚蔡仲享國漢道仁
恕淮南畢王皆所以申恩懿戚繼湯舊豐義彰

曩葉詠流前史頃者咸陽京兆王自貽禍敗事由間惑猶有可矜兩門諸子並可聽附屬籍後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坦襲改封敷城王邑八百戶坦慠佷兇麤從叔安豐王延明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有宋東海王褘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莊帝初還復本封武定中為太師齊受禪爵例降

坦弟昶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縣開國公邑

五百戶莊帝初特封太原王累遷鴻臚卿超拜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薨贈太尉公
子善慧襲齊受禪爵例降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加衛大
將軍除侍中中都大官尋授車騎將軍左光禄
大夫領吏部尚書所生母薨高祖詔曰太妃韓
氏薨逝情以傷慟太妃先朝之世位擬九嬪豫
班上族誕我同氣念此孤稚但用感惻明當暫
往臨哭可勑外備辦遣侍御史假節監護喪事

贈絲八百匹詔曰季世多務情緣理奪幹既居
要任銓衡是荷豈容遂其私志致曠所司可遣
黃門郎敦諭令勉從王事朕尋當與之相見拜
使持節都督南豫郢東荊三州諸軍事征南大
將軍開府豫州刺史及車駕南伐以幹為使持
節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給銅虎符十
別賜詩書高祖篤愛諸弟以幹揔戎別道誡之
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淵才堪詢
訪汝其師之尋以蕭賾死班師還洛改封趙郡

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開府如故賜雜物五百段又密賜黃金十斤高祖親餞於近郊詔幹曰夫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旣有邦國得不自勵也汝我之懿弟當聿修厥德光崇有魏深思遠圖如臨深履薄若恃親重不務世政國有常憲方增悲感高祖詔以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尚之爲諮議叅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諍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

詔曰夫刑以節人罪必無濫故刑罰不中民無措足若必以威殺爲良則應況通衆牧苟須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條憲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禮舊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闇於治理律外重刑並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典法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因屏左右而謂幹曰殿下比

有風聞即欲起彈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
修來彪當不言脱不悛改夕聞旦發而幹悠然
不以爲意彪乃表彈之高祖省之忿惋詔幹與
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既至詳獨得朝
見幹不蒙引接密令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
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二
十三年薨年三十一給東園祕器歛服十五稱
賵帛三千匹謚曰靈王陪葬長陵
子謐世宗初襲封幹妃穆氏表謐母趙等悖禮

愆常不遜日甚尊卑義阻母子道絶詔曰妾之於女君猶婦人事舅姑君臣之禮義無乖二妾子之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政可付宗正依禮治罪謚在母喪聽音聲飲戲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除通直散騎常侍加龍驤將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謚性嚴暴虐下人肅宗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而大怒鞭保願等

五人各二百數日之間謐召近州夫閉城四門内外嚴固搜掩城中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謐怖登樓毀梯以自固土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靖馳驛諭之城人既見靖至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罷謐州還除大司農卿又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謐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毆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正光四年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

一襲賵帛五百匹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啓論謚
故超贈假侍中征南將軍司州牧謚曰貞景
子龢字子春襲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衛大將軍
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宣恭無子詔以謚弟
讞子寘字景融為後襲爵及寘伯諶復封趙郡
攺封平昌王齊受禪爵例降
謚兄諶字興伯性平和自通直正貟郎遷太子
庶子司 空司馬鴻臚少卿遷後將軍肆州刺史
固辭不拜改授平南將軍光祿少卿轉黃門侍

郎進號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出爲散騎常侍中
軍將軍相州刺史罷州除宗正卿都官尚書以
親例封上蔡縣開國公食邑四百戶讓而不受
莊帝初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
魏郡王食邑一千戶又加侍中諶本年長應襲
王封其父靈王寵愛其弟謐以爲世子莊帝詔
復諶封趙郡王進號驃騎大將軍加開府遷司
空公出帝時轉太保司州牧太尉公又遷太師
録尚書事孝靜初爲大司馬三年薨贈假黃鉞

侍中都督冀州刺史論曰孝懿諶無他才識歷
位雖重時人忽之
子煒襲齊受禪爵例降
謐弟譚頗強立少為宗室所推敬自羽林監出
為高陽太守為政嚴斷豪右畏之肅宗初入為
直閤將軍歷太僕宗正少卿加冠軍將軍元法
僧外叛詔譚為持節假左將軍别將以討之徐
州平遷光禄少卿行南兖州事征虜將軍涇州
刺史入為武衛將軍尋詔譚為都督以討杜洛

周次於軍都爲洛周所敗還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卒贈撫軍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諶弟讞爲人貪暴無禮自羽林監遷司徒主簿肅宗時除正員郎稍遷左將軍太中大夫封平鄉縣開國男邑二百戶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景暄直閤將軍從出帝没於關西

讞弟讜羽林監直閤將軍早卒賵帛五百匹贈鎮遠將軍恒州刺史

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東大將軍爲外都大官羽少而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羽爲大理加衛將軍典決京師獄訟微有聲譽遷特進尚書左僕射又爲太子太保録尚書事高祖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人寧悦還領廷尉卿車駕既發羽與太尉丕留守加使持節語在不傳高祖友愛諸弟及將别不忍早分詔羽從至鴈門乃令羽歸望其稱効故賜如意以表心遷都議定詔羽兼太

尉告于廟社遷京之後北蕃人夷多有未悟羽鎮撫代京內外肅然高祖嘉之十八年春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治狀及至冊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去十五年中在京百寮盡已經考爲三等此年便是三載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詔曰雖內考未宣績已久著故明堂月令載公卿大夫論考屬官之治職區分著三公疑 尚書三載殿最之

義此之考內已爲明矣但論考之事理在不輕
問續之方應關朕聽輒尒輕發殊爲躁也毋考
之義應在年終既云此年何得春初也今始維
夏且待至秋後高祖臨朝堂議政事謂羽曰遷
都洛陽事格天地但汝之迷徒未開沈鄣耳朕
家有四海往來何難朕初發洛陽教示永壽皆
謂分別比自來後諸處分之事已差前勑今舉
大功寧爲虛費且朕無周邵之弟豈容晏安曰
逸今便北巡遷留之事當稱朕懷後高祖臨朝

堂謂群臣曰兩儀旣闢人生其間故上天不言
樹君以代是以書稱三考之績禮云考成之章
自皇王以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
與百辟允釐庶務然朕識之知人不能使朝絕
素餐之譏野無考盤之刺夙宵寤寐載懷怵惕
卿等皆是朝賢國彥匡弼是寄各率乃心以旌
考績之義如乖忠正國有常刑賢者雖疎必進
不肖者雖親必黜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爲三
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

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羽先呈廷
尉五局司直高祖曰夫刑獄之難實惟自古必
也斷訟夫子所稱然五局所司專主刑獄比聞
諸風聽多論五局不精知人之難朕豈獨決當
與群臣同之卿等各陳所聞高祖謂羽及少卿
鄧述曰五局司直卿等以何為品羽對曰諸司
直並簡聖心往者百官初置擢為獄官聽訟察
辭無大差越所以為二等者或以視事甫尓或
以見機遲速朝廷既有九品之制故計其絲髮

之差以爲品第統論 所得大都相似高祖曰朕
頃年以其人識見可 取故簡司獄官小優劣不
足爲差然廷尉所司人命之本事須心平性正
抑彊哀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者可爲上等令
正欲聽採風謠虛實難悉正欲不採事無所據
然人言惡者未必是惡言善者不必是善所以
然者或斷訟不避豪貴故人以爲惡或將勢抑
賤貴人以爲好然關朕之聽皆貴者言是以遲
迴三復良由於此局事須冰清玉潔明揚褒貶

卿等既是親典邪正得失悉所具之可精辨以
聞鄧述對曰陛下行賞得人餘者甘心若實不
盡能無以勸勵如臣愚見願不行賞高祖曰朕
昔置此官許三年考績必行賞罰既經今考若
無黜陟恐正直者莫肯用心邪曲者無以改肅
自非釋之于公何能盡其至理雖不可精其微
致且望粗有殿最諸尚書更與群官善量所以
高祖謂尚書等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
稽古典章樹茲百職然尚書之任樞機是司豈

惟揔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寔在於
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三周未嘗言朕之一失獻
可否之片規又不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
事罪之大者高祖又謂羽曰汝之淺薄固不足
以況晉之巨源考之今世民斯下矣汝始為廷
尉及初作尚書內外瞻望以吾有弟自往秋南
旆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在公阿黨虧我皇憲出
入無章動乖禮則計汝所行應在下下之第高
祖又謂羽曰汝既是宸極之弟而居樞端之任

汝自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汝之過失已備積於前不復能別敘今黜汝録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不能相導以義雖不成大責已致小罰今奪卿尚書令禄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卿夙德老成久居機要不能光贊物務獎勵同寮賊人之謂豈不在卿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

相罪又爲少師未允所授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叔父既非端右又非座元豈宜濫歸衆過也然觀叔父神志驕傲少保之任似不能存意可解少保謂長兼尚書旱杲曰卿履歷甲淺超昇名任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長兼之職位亞正貟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爲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淵曰卿始爲守

尚書未合考績然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為一省文學之士嘗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無所歸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二丞之任所以協贊尚書光宣出納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規佐尚書論卿之罪應合大辟但以尚書之失事鍾叔飜故不能別致貶責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又謂散騎常

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
遺滯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責在於卿今降為中
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謂諫議大夫李彥曰
卿雖處諫議之官實人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為
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等曰自建承華已經一
稔然東宮之官無直言之士雖未經三載事須
考黜肇及中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為中安樂
王詮可為下中解東華之任退為貟外散騎常
侍馮夙可為下下免中庶子免爵兩任貟外常

侍如故中舍人閭贇保可為下下退為武騎常
侍又謂公孫良曰頃年用人多乖觀才之授實
是武人而授以文官黜同大例於理未均諸如
此比黜官如初高祖引陸叡元贊等於前曰北
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憮然今知
書者甚衆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載
正欲開導兆人致之禮教朕為天子何假中原
欲令卿等子孫慱見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
文主卿等子孫不免面墻也陸叡對曰實如明

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
高祖大悅及五等開建羽食渤海之東光二千
戶車駕南伐羽進號衛將軍除使持節都督青
齊光南青四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
刺史以留守代京之功增邑五百戶高祖幸羽
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
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
高祖曰我爲汝兄汝爲羽昆汝復何恨又曰叔
翻沈痾綿惙遂有辰歲我每爲深憂恐其不振

今得痊愈晚成婚嬪且喜其吉慶故命駕耳高
祖親餞之華林園後詔羽曰吾因天歷運乘時
樹功開荆拓沔威振楚越時暨三炎息駕汝潁
勢臨荆徐聲遏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川纂兵
修律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惟宗良善開經策
寧我東夏敬慎汝儀勿墜嘉問唯酒唯田可不
戒歟加散騎常侍進號車騎大將軍餘如故世
宗即位遷司州牧常侍如故羽頻表辭牧至于
三四詔不許世宗覽政引羽入內面授司徒羽

辭曰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彊與今新去此官
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李豫旣轉取之無嫌請
爲司空世宗猶彊焉固辭乃許之羽先婬貟外
郎馮俊興妻夜因私遊爲俊興所擊積日祕匿
薨於府年三十二世宗親臨哀慟詔給東園溫
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万布一千四
蠟三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大殮帝親臨之舉哀
都亭贈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
刺史給羽葆鼓吹班劒四十人謚曰惠及葬帝

親臨送子恭襲語在紀

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肅宗初除通直散騎常侍北中郎將出爲冠軍將軍荆州刺史轉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欣在二州頗得人和又爲征東將軍太僕卿孝莊初封沛郡王邑一千户後改封淮陽王出帝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除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隨出帝没於關中

欣弟永業普泰元年特封高密郡王食邑二千

户武定末金紫光禄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而倜儻不恒高祖曰吾亦
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
晚成也太和九年封潁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
軍或説雍曰諸王皆待士以營聲譽王何以獨
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諸王用聲名何爲乂
之拜中護軍領鎮北大將軍改封高陽奉遷七
廟神主於洛陽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户車駕南
伐雍行鎮軍大將軍揔攝留事遷衛尉加散騎

常侍除使持節鎭北將軍相州刺史常侍如故
高祖誡雍曰相州乃是舊都自非朝賢德望無
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爲牧之道非難亦易其
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故便是難又當愛賢士存信約無用人言而輕
與奪也進號征北將軍世宗初遷使持節都督
冀相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冀州刺
史常侍如故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驃騎大
將軍司州牧世宗時幸雍第皆盡家人之禮遷

司空公議定律令雍常入叅大議轉太尉公加侍中時雍以旱故再表遜位優詔不許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世宗行考陟之法雍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既其以能進之朝伍或任官外戍遠使絶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及於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非才

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年課煩
以少歲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尋景
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
參差之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
又尋考級之奏委於任事之手涉議科勤絶於
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勤之能散輩者
獨絶披衿之所抑以上下之閑限以旨格之判
致使近侍禁職抱槃屈之辭禁衛武夫懷不申
之恨欲剋平四海何以獲諸又散官在直一玷

成尤衙使愆失差毫即坐徽纆所逮未以事閑優之節慶之賚不以祿微加賞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機推年不等臣聞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依依楊柳以敘治兵之役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月便是採薇之詩廢杕杜之歌罷又任事之官吉凶請假定省掃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征役在途勤泰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

家私閑非理務之日論優語劇先宜折之武人本挽上格者爲羽林次格者爲虎賁下格者爲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涉或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責其如初有爽於先退階奪級此便責以不衰理未通也又蕃使之人必抽朝彥或歷嶮千餘或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感懷不返之慼魂骨奉忠以尸將命先朝賞格酬以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階勞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獎勵皇

華而敦崇四牡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昇一階檢無衍愆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新除一日同霑階榮下第之人因汎上陟上第之士由汎而退臣又見部尉資品本居流外刋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爲里巷多盜以其威輕不肅欲進品淸流以壓姦宄甄深啓去爲法者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

昭覽更高宰尉之秩令考格始宣懷怨者衆臣
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改之何難世宗乃
引雍共論時務肅宗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
諮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爲宗師進太
傅侍中領太尉公王如故別勑將作營國子學
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
雍出之忠怒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
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郎就諮訪之忠尋復矯
詔將欲殺雍以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未幾

靈太后臨朝出忠爲冀州刺史雍表曰臣初入栢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慘意每覽傷矜視之慘目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尸師傅宜保護聖躬溫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內外朝謁簡絕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亦不預出入栢堂尸立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還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退賢良專納心腹威振

百寮勢傾朝野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爲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反爲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昇遐儲宮纂統斯乃君父之恒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義自古無之忠既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是常迎陛下於東宮臣下之恒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爲而忠意氣凌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爲禍臣以權臣所欲不敢輒違即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河王臣懌先帝懿弟識度寬明臨衆唱議

非以勸而賞之憚違權臣之旨望顏而授臣知
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
宰執又揔禁旅爲崇訓衞尉身兼內外橫干宮
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令三公會期至旬
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犯
刑猶寛憲墨朝廷貴仕不戮一人今陛下踐阼
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夭一草是忠秉權矯
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
師相年未及終難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

何顏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反私門伏聽司敗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勳不問其罪增雍封一千戶除侍中太師又加使持節以本官領司州牧雍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雍頻表辭遜優答不許詔侍中敦諭詔雍朝夕侍

講肅宗覽政除使持節司州牧侍中太師録尚書如故肅宗加元服雍兼太保與兼太尉崔光攝行冠禮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給羽葆鼓吹倍加班劒餘悉如故又賜帛八百匹與一千人供具催令速拜詔雍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揔攝內外與元乂同決庶政歲禄万餘粟至四万伎侍盈房諸子璫晃榮貴之盛昆弟莫及焉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甚有色寵欲以為妃

世宗初以崔氏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延昌已後多幸妓侍近百許人而疎棄崔氏別房幽禁不得關豫內政僅給衣食而已至乃左右無復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啓聞許乃得見未幾崔暴薨多云雍毆殺之也靈太后許賜其女妓未及送之雍遣其閹豎于鵞自至宮內料簡四口置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昌初詔曰比相府弗開陰陽未變王秉哲居宗勲望隆重道庇蒼生威被華裔體國猶家匪

躬在節可開府置佐史尋罷司徒以爲丞相府
孝莊初介朱榮欲害朝士遂云雍將謀逆於河
陰遇害贈假黃鉞相國謚文穆王雍識懷短淺
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爲時情所推旣以親
尊地當宰輔自熙平以後朝政稀落不能守正
匡弼唯唯而已及清河王懌之死元乂專政天
下大責歸焉
嫡子泰字昌頗有時譽爲中書侍郞尋遷通直
散騎常侍鎭東將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追

贈侍中特進驃騎大將軍太尉公武州刺史高
陽王諡曰文孝
子斌襲武定中官至尚書右僕射齊受禪爵例
降
泰兄端字宣雅美容貌頗涉書史起家散騎侍
郎累遷通直常侍鴻臚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出
爲安東將軍青州刺史是時蕭衍遣將寇邊徐
揚除端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使持節東南
道大使慰勞軍機賊平拜鎭軍將軍兖州刺史

俄而衍將復寇徐兖圍逼州城端率在州文武
拒守得全以功封安得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
還除都官尚書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峻襲爵齊受禪例降
泰弟叡字子括輕忽榮利愛翫琴書起家拜通
直散騎侍郎遷衛尉少卿轉光祿少卿封濟北
郡王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
刺史
子徽普泰中襲爵起家通直郎武定五年坐與

元瑾等謀反伏法
叡弟誕字文發少聰惠有風儀起家通直郎遷
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封新陽縣開國伯食
邑三百戶加龍驤將軍進封昌樂王食邑七百
戶遷平南將軍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孝靜初拜
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州牧天平三年
薨贈使持節侍中太保司徒公尚書令將軍牧
如故謚曰文獻無子以斌第二子子亮爲後
誕弟勒乂勒乂弟亘亘弟伏陁伏陁弟弥陁弥

陁弟僧育僧育弟居羅出帝初勒又封陽平縣
亘封濮陽縣伏陁封武陽縣弥陁封新陽縣僧
育封頓丘縣居羅封衛縣並開國伯食邑四百
戶天平中並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僧育走關
西國除其餘齊受禪爵例降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
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後拜光祿大夫解侍中將
軍又兼侍中從高祖南伐爲散騎常侍高祖自
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

左右至高宗射銘之所高祖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及高宗箭所十餘步高祖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爲制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戶遷侍中轉秘書監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給鼓吹一部甲仗三百人兼督營構之務高祖賜詳璽書曰比遊神何業也丘墳六籍何事非娛善正風猷肅是禁旅詳後朝於行宮高祖引見之詳慶平沔北高祖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麾暫動沔北數城並皆柔服此

乃將士之効非朕之功詳對曰陛下德邁唐虞
功微周漢自南之風於是乎始詳還洛高祖餞
之詔詳曰昔者淮夷叛命故有三年之舉鬼方
不令乃致淹載之師況江吳竊命于今十紀朕
必欲蕩滌南海然後言歸今夏傳此故與汝相
見善守京邑副我所懷趙郡王幹薨以詳行司
州牧除護軍將軍兼尚書左僕射高祖臨崩顧
命詳為司空輔政世宗即位以詳有營構之勤
增邑一千戶詳以帝居諒闇不受世宗覽政遷

侍中大將軍録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也詳
表求解任詔曰一人之身愆不累德形乖性別
忠逆固殊是以父殛子興義高唐世弟戮兄登
迹顯周魯禧之與國異體同氣既肆無君之逆
安顧弟友之親叔父忠顯二朝誠貫廟社寔勗
賛冲昧保乂鴻猷豈容以微介之慮忘阿衡之
重貂章即已勑還願不再述祚屬眇躬言及斯
事臨紙慙恨惋慨兼深詳重表陳解詔復不許
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録尚書事如故詳固辭詔

遣敦勸乃受詳與八座奏曰竊惟姦刼難除爲
蠹日久群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爲用猶陷
觸網之誅道幾勝殘寧息狗竊之響是以班制
垂式名爲治本整網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祿
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
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掩設有賊發
隱而不言或以刼爲偷或過掠成盜更令賊發
難知攘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
朞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稔之守此制必行

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黃龔變風不由削
祿張趙稱美豈憚貶退然綏導之體得失在人
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改法令削黜
群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勵己公清賞有
常典風謠贖賄案爲考第世宗從之詳之拜命
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
處初世宗之覽政也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
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至是
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世宗講武於

鄴詳與右僕射高肇領軍于勁留守京師初太
和末詳以少弟延愛景明初復以季父崇寵位
望兼極百寮憚之而貪冒無厭多所取納公私
營販侵剥遠近嬖狎群小所在請託珍麗充盈
聲色侈縱建飾第宇開起山池所費巨万矣又
於東掖門外大路之南驅逼細人規占第宅至
有喪柩在堂請延至葬而不見許乃令輿櫬巷
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亦助爲威虐親命
毆擊怨響嗷嗷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

范氏愛等伉儷及其死也痛不自勝乃至葬訖
猶毀墜視之表請贈平昌縣君詳又烝於安定
王爕妃高氏高氏即茹皓妻姊嚴禁左右閉密
始末詳既素附於皓又緣婣好往來綢密皓之
取妻也詳親至其家忻飲極醉詳雖貪侈聚斂
朝野所聞而世宗禮敬尚隆憑寄無替軍國大
事揔而裁决每所敷奏事皆協允詳常別住華
林園之西隅與都亭宮館密邇相接亦通後門
世宗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其寵如此又詳拜

受因其私慶啓請世宗世宗頻幸南第御其後
堂與高大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
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歲壽
歲歲一至妾母子舍也初世宗之親政也詳與
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
嚴固高時惶迫以爲詳必死亦乘車傍路哭而
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而後不願富貴
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
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爲高肇所譖云詳與

晧等謀爲逆亂于時詳在南第世宗召中尉崔亮入禁勑糾詳貪婬及茹晧劉胄常季賢陳掃靜等專恣之狀亮乃奏詳貪害公私婬亂典禮朝廷比以軍國費廣禁斷諸蕃雜獻而詳擅作威令命寺署酬直驅奪人業崇侈私第蒸穢無道失尊卑之節塵敗憲章虧風敎之紀請以見事免所居官爵付鴻臚削奪輒下禁止付廷尉治罪并劾晧等夜即收禁南臺又虎賁百人圍守詳第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

馳出諭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冀頓首號
泣不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
有大罪橫至耳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愛之果
爲取受吾何憂乎私以自寬至明皓等皆賜死
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
林之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
從官防甚嚴終夜擊柝列坐圍守外內不通世
宗爲此不幸園十餘日徙詳就太府寺圍禁彌
切詔曰王位兼台輔親懿莫二朝野屬賴具瞻

所歸不能勵德存道宣融軌訓方乃肆茲貪醜穢暴顯聞遠負先朝友愛之寄近乖家國推敬所期理官執憲寔合刑典天下為公豈容私抑但朕諸父傾落存者無幾便極連坐情有未安可免為庶人別營坊館如法禁衛限以終身邪家不造言尋感慨遂別營館於洛陽縣東北隅二旬而成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以劫出詳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遥見突入就詳手中攬

得呈奏至夜守者以聞詳哭數聲而暴死詳自
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與其相
見此夜母妻不在死於婢手中至明告其凶問
詔曰北海叔奄至傾背痛慕抽慟情不自任明
便舉哀可勑備辦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
赴給東園祕器賵物之數一依廣陵故事詳之
初禁也乃以蒸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苦切曰
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共許高麗婢
姦通令致此罪我得高麗當噉其肉乃杖詳背

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令奴代高氏素
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
皆至瘡膿詳苦杖十餘日乃能立又杖其妃劉
氏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也而
不檢校夫婿婦人皆妬獨不妬也劉笑而受罰
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
無定名遠近歎怪之停殯五載永平元年十月
詔曰故太傅北海王體自先皇特鍾友愛遺
訓輔冲昧攸記不圖暮節晦德終缺哀榮便可

追復王封尅日營厝少慰幽魂以旌陰懿戚諡

曰平王

子顥字子明襲少慷慨有壯氣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轉宗正卿光祿大夫長兼宗正卿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轉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出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徐州刺史尋為御史彈劾除名其後賊帥宿勤明達叱干騏驎等寇亂豳華諸州乃復顥王爵以本將軍加使持節假征西將軍都督華豳東秦諸軍事兼左僕射

西道行臺以討明達顥轉戰而前頻破賊衆解豳華之圍以功增封八百戶進號征西將軍又除尚書右僕射持節行臺都督如故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餘如故值蕭寶夤等大敗於平涼顥亦奔還京師於時葛榮南進稍逼鄴城武泰初以顥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以禦榮顥至汲郡屬尒朱榮入洛推奉莊帝詔授顥太傅開府侍中刺史王並如故顥以葛榮南侵尒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

安之策先是顥啓其舅范遵爲殷州刺史遵以
葛榮充逼未得行顥令遵權停於鄴顥既懷異
謀乃遣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爲已表裏
之援相州行臺甄先受朝旨委其守鄴知顥異
圖恐遵爲變遂相率廢遵還推李神攝理州事
然後遣軍候顥逆順之勢顥以事意不諧遂與
子冠受率左右奔於蕭衍顥見衍泣涕自陳言
辭壯烈衍奇之遂以顥爲魏主假之兵將令其
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號

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爲都督於考城拒之爲顥所擒又尅行臺楊昱於滎陽尒朱世隆自虎牢走退莊帝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之衆轉戰輒尅據有都邑號令自己天下人情想其風政而自謂天之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凌竊市里朝野莫不失望時又酷斂公私不安莊帝與尒朱榮還師討顥自於河梁拒戰王師渡於馬渚

冠受戰敗被擒因相繼而敗顥率帳下數百騎
及南兵勇健者自轘轅而出至臨潁顥部騎分
散爲臨潁縣卒所斬出帝初贈使持節侍中都
督冀定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司馬
冀州刺史武定中子娑羅襲齊受禪爵例降
顥弟頊字寶意起家爲通直郎轉中書郎歷武
衛將軍光禄少卿黄門郎出除平北將軍相州
刺史爲大宗正卿封平樂縣開國公食邑八百
戸莊帝初拜侍中車騎將軍封東海王食邑

千戶俄遷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又拜車騎大將軍加侍中瑱無他才幹以親屬早居重任兄顥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爲時人所笑顥敗潛竄爲人執送斬於都市出帝初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尚書令雍州刺史

子衍襲爵武定中通直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顥祖諸子俱聞道於太和之日咸陽望

重位隆自猜誅亂趙郡愆於王度終謚曰靈廣
陵夙稱明察不幸中夭惜矣高陽器術缺然終
荷棟幹孝昌之叛蓋不足以責之北海義昧鶺
鴒奢淫自喪雖禍由閹言亦自貽伊戚顥取若
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

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上　魏書二十一上

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下　魏書二十一下

彭城王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歧嶷姿性不群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將軍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顯祖崩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瘠三年弗參吉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不捨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高祖革創解侍中將軍拜光祿大夫復除侍中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万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

南伐以勰行撫軍將軍領宗子軍宿衛左右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高祖與侍臣昇金墉城顧見堂後梧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皇應德而來豈待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皇來儀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

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末也醼情始暢而流景將頹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令林下諸賢具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詔詩至勰詩高祖仍為之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王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

可蔽今陛下賜刋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
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之秋何容
方退也克念作聖庶必有資耳後幸代都次于
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
進繖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
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
也時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
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
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詔曰

弟緫所生母潘早齡謝世顯號未加緫禍與身具痛隨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贈彭城國太妃以慰存亡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高祖南討漢陽假緫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緫以寵受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既成丈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非獨曹植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踐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緫手曰二曹才名相懸吾與汝以

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勲前烈汝但克已復禮更何多及高祖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群臣曰彦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疎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彦遂親傳說將臨講坐慙戰交情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叡淵明事超百代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沔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

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交敵可勑將士肅
爾軍儀勰於是親勤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
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爲人所獲勰言於
高祖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高祖戲
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
爾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
衍其夜大雨高祖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
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
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高祖令勰爲露布

勰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宣揚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豈足大用高祖曰汝豈獨親詔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高祖爲家人書於勰曰敎風密微禮政嚴嚴嚴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勑仍

執沖遜難違清挹在并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
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
聞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
躬綱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爲恨也
勰翌日面陳曰奉詔令專主宗制糾舉非違臣
聞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臣處
宗之長幼之順接物無國士之禮每因啓請已
蒙哀借不謂今詔終不矜免猶願聖慈賜垂蠲
遂高祖曰汝諧往欽哉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

親恤以裨軍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為遠矣但汝
亦我乃減已助國職俸便停親國二事聽三分
受一高祖不豫勰內侍醫藥外摠軍國之務遐
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謇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
還洛陽及召至勰引之別所泣涕執手而謂之
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惙願君竭心專思
方治若聖體日康令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
不然便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由此君
其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謇便欲進

治勰以高祖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
密爲壇於汝水之濵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
請命乞以身代高祖翊日有瘳損自懸瓠幸鄴
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先甞之
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
飲至策勳之禮命舍人宣旨勰翼弼六師綦戎
荆楚沔北之勳每毗廟筭從討新野有克城之
謀受命鄧城致大捷之効功爲羣將之最也別
當授賞不替厥庸高祖謂勰曰吾與汝等早羅

艱苦中逢契闊每謂情義隨事而踈比纏患經
歲危如寒葉非汝孔懷情敦忠孝孰能動止躬
親必先藥膳每尋此事感思殊遠勰悲泣對曰
臣等宿遭不天酷恨長世賴陛下撫育得參人
伍豈謂上靈無鑒復使聖躬違和萬國所懸蒼
生繫氣寢興之勞豈申荼蓼以破慧景等勳增
邑五百戶又詔曰朕形疲稚年心勞長歲積思
成痾頓發汝頻第六弟勰孝均周弟感侔姬旦
遺食捨寢動止必親敦醫勸膳誠力俱竭致兹

保康寔賴同氣又秉務緝政百司是憑綱維折衷萬揆獲濟撫師於霖浩之辰處戎於荐逼之日安外靜內功臣大道侍省之績可以孔懷無褒翼亮之勤實乃勳存社稷宜有酬賞以旌國功可增邑一千戶緦辭曰臣受遇緣親榮枯事等以此獲賞殊乖情願乞追成旨用息謗言詔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勤憂足布朝野但可祗膺尋以緦為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蕭寶卷將陳顯達內寇高祖復親討之詔

勰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攝六師是時高
祖不豫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託事
不兩興情力又竭更請一王摠當軍要高祖曰
戎務侍疾皆憑於汝牽痾如此吾深慮不濟安
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便請人以違
心寄宗祏所賴唯在於汝諸葛孔明霍子孟異
姓受託而况汝乎行次淯陽高祖謂勰曰吾患
轉惡汝其努力車駕至馬圈去賊營數里顯達
等出戰諸將大破之勰部分諸軍將攻賊壘其

夜奔退高祖疾甚謂勰曰脩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氣力危惙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社稷所仗唯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付況汝親賢可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聯暉陛下誠應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但臣出入喉膂每跨時要及於寵靈輝赫聞之遐邇復參宰匠機政畢歸震主之聲見忌必矣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陛下愛臣便爲未盡始終之美臣非所以

惡華捐勢非所以辭勤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日
鏡之明下念愚臣忘退之禍高祖久之曰吾尋
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
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
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丘
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
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
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飜疑姬旦是聖不亦善乎
汝爲孝子勿違吾勑及高祖崩于行宮遏秘喪

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奉
遷高祖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
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
得加斂櫬還載臥輿六軍内外莫有知者遣中
書舍人張儒奉詔徵世宗會駕梓宮至魯陽乃
發喪行服世宗即位勰跪授高祖遺勑數紙咸
陽王禧疑勰爲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
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
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

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高祖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帶罕解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以遷怒勰每被誚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高祖昇遐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洩漏致有逼迫勰內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也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介勰上高祖謚議謹案謚法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

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仰惟大行皇帝義實該之宜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曰高祖陵曰長陵世宗從之既葬世宗固以勰爲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世宗對勰悲慟每不許之勰頻煩表聞辭義懇切世宗難違遺勅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幽瀛營安平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又面申前意世宗固執不許乃述職尚書令王肅等奏臣等聞旌功

表德道貴前王庸勳親親義高盛典是故姬旦翼周光宅曲阜東平宰漢寵絕列蕃彭城王勰景思內昭英風外發協廓乾規埽氛漢沔屬先帝在天鳳旗旋旆靜一六師肅寧南服登聖皇於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論道中鉉王猷以穆七德丕宣九功在詠臣等參詳宜增邑一千五百戶詔曰覽奏倍增崩絕未足以上酬勳德且可如奏勰頻表固讓世宗許之世宗與勰書曰諱奉辭暨今悲戀哽咽歲月易遠便迫暮冬每思

聞道奉承風教父既辭榮閑外無容頻違至德
出蕃累朔荒馳寔深今遣主書劉道斌奉宣悲
戀願父來望必當届京展洩哀窮指不云遠勰
乃朝於京師景明初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
以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官如故
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詔曰五教治樞古難
其選自非親賢兼切莫應斯舉王以明德懋親
任屬保傅出居蕃陝入御衮章內外克諧民神
攸屬今董率戎麾威猊宜重可復授司徒以光

望實又詔勰以本官領揚州刺史勰簡刑導禮與民休息州境無虞遐邇安靜揚州所統建安戍主胡景略猶爲寶卷拒守不下勰水陸討之景略面縛出降自勰之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陽石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生以數万計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餘如故增邑八百戶又寶卷遣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水軍相繼二百餘里勰部分將士分攻諸營伯之胡松率衆出戰諸將擊之斬首九千俘獲一万伯

之等僅以身免坐於烽火勰又分命諸將頻戰
伯之計窮宵遁淮南平詔曰王威尊上輔德勳
莫二孤心昧識訓保攸憑比以壽春初開鎮壓
任重故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冒茲炎蒸衡
蓋飄飆經略踰時必有虧損淹違誥覲夙夜係
情兼制勝宣規威効兼著公私允稱義所歆嘉
雖凱旋有期無申延屬可遣給事黃門侍郎鄭
道昭就彼祇勞徽勰還朝勰政崇寬裕絲毫不
犯淮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初勰之定壽

春也獲蕭寶卷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稷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閒進曰果等契闊生平皓首播越顧瞻西夕餘光幾何今遭聖化正應力茲愚老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勰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爲遠人所懷如此勰至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詔勰曰比鳳皇末一疑蒼黎二化故仰屈尊謨綏懷

邊附而寇豎昏迷敢鬬淮楚叔父英畧高明應機殄定凱旋今辰伏慰悲佇勰謝曰臣忝充戎帥撫安新故而不能宣武導恩威懷遐邇致小豎眉之驅率蟻徒侵擾邊堡非唯仰慙天覆實亦俯愧朝列春秋責帥臣實當之賴陛下慈深捨過故使愚臣獲免罪責勰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出有詔不許乃除録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勰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高祖重其事幹縶維不許雖臨崩遺

詔復世宗留連毎乖情願常悽然歎息以詔旨
殷勤僶俛應命時咸陽王禧漸以憍矜頗有不
法北海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勰
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世宗遵高祖遺敕
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為恒州非烈情願固彊之
烈深以為忿烈子忠嘗在左右密令忠言於世
宗云諸王等意不可測宜廢之早自覽政時將
礿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世宗遣于烈將宿衛
壯士六十餘人召禧勰詳等列入見之於光極

殿世宗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沖操
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勑今遂叔父高蹈之意
勰謝曰先帝不以臣虛薄曲垂罔已之澤出入
綢繆公私無捨自陛下龍飛九五屢求解落既
爲宰輔所抑亦不爲陛下所許先歲夏中重壓
天聽時蒙優借出爲定州往年還洛陽勑摠戎
淮肥雖無功效幸免罪戾云歸未幾復委臣以
非據之任臣頻煩干請具簡聖聽陛下孝深無
改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

惟今往悲喜交深乃詔曰王宿尚閑靜志捐世
務先帝愛亮之至弗奪此情遺勑炳然許遂沖
退雅操不移朕亦未敢違奪今乃釋位歸第丘
園是營高尚之節確爾貞固賁履之操邈焉難
追而王宅初構財力多闕成立之期歲月莫就
可量遣工役分給材瓦禀王所好速令制辦務
從簡素以稱王心勰因是作蠅賦以諭懷惡讒
構也又以勰為太師勰遂固辭詔曰蓋二儀分
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既位唱和之義生焉自

古統天位主昌常不賴明師仗賢輔而後燮和
陰陽彝倫民物者哉往而不返者先民誠有之
斯所謂獨善其身而亂大倫山林之士耳賢人
君子則不然也屈己以安民艱身以濟物所謂
以先知覺後知同塵而與天下俱潔者也朕猥
以沖年纂臨寶曆實賴叔父匡濟之功誠宜求
兼將相以綱維內外但逼奪先旨憚違沖挹俛
志割心以遂高素自比水旱乖和陰陽失序是
以屈王論道賡燮茲王燭且師宰從容無廢清

尚故周旦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頤以終位王義兼家國理絶獨高可遺侍中敦諭世宗又修家人書於勰曰諱言奉還告承猶執沖遜讓實闇寡政術多粃匡弼之寄仰屬親尊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崇清尚也便顧紆降時副傾注之心勰不得已而應命世宗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暴虐不法詔宿衛隊主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世宗不納勰既無山水之適又絶知己之遊唯對妻

子鬱鬱不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座朝
士有才學者每旦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而勰
夙侍高祖兼聰達博聞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加
以美容皃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
笑觀者忘疲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物務之暇
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三
十卷名曰要略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宴
處亦無慢色惰容愛敬儒彥傾心禮待清正儉
素門無私謁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

爲冀州樂陵太守京兆王愉搆逆僧固見逼從
之尚書令高肇性既兇愎賊害賢俊又肇之兄
女入爲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爲后勰固執
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勰於世宗世宗不納因
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勰
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攜搆成
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世宗暉不從令左
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暉暉明勰無此世宗
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世宗乃信之永

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
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產勰乃
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令命駕意甚憂
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
進遂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令去牛
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
俄而元珍將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忠於朝
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
可復見王但飲酒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

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勰二下勰大言曰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以刀鐶築勰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門而出載屍歸第云王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沖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為舉哀於東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勰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

百姓寃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
如此賢王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追崇假黃鉞使
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
故給鑾輅九旒虎賁班劒百人前後部羽葆鼓
吹轀輬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謚曰王挺
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之
操發自天然不群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參政務
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
問罪王內親藥膳外揔六師及宮車晏駕上下

哀慘奮猛銜戚英略潛通翼衞靈輿整戎振旆
歷次宛謝迄于魯陽送往奉居無慙周霍亶遺
作輔遠至邇安分陝恒方流詠燕趙廓靖江西
威懾南越入釐百揆庶績咸熙履勤不憚在功
愈挹溫恭愷悌忠雅寛仁輿居有度善終篤始
高尚厥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謚
法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謚曰武宣王
及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爲文穆皇
后遷神主於太廟廟稱肅祖語在臨淮王彧傳

前廢帝時去其神主

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善武藝少有氣節肅宗初蕭衍遣將犯邊劭上表曰僞豎遊魂闚覦邊境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籍先資紹饗厚秩思以埃塵用裨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奉粟九千斛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而不許之起家宗正少卿又除使持節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齊州民劉均房頃等扇動三齊蕭衍遣將

彭城郡王辯等搖擾邊陲劭頻有防拒之効孝
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爲安
豐王延明所啓乃徵入爲御史中尉莊帝即位
尊爲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諡曰孝宣皇帝妻
李氏爲文恭皇后有二子
韶字世胄襲武定末司州牧齊受禪爵例降
韶弟襲字世紹武定初封武安王邑一千户武
定末中書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劭兄子直字方言少知名爲清河文獻王所賞

愛起家除散騎侍郎轉中書侍郎後除通直散
騎常侍遷給事黃門侍郎靈太后詔曰故太師
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功高微管協契先朝導
揚末命扶痾濟難効漢北之誠送往奉居盡魯
南之節宗社賴之以安皇基由之永固而謙光
守約屢撝增邑之賞爵多受少終保初錫之封
非所謂追舊報恩念勳酬德者也可以前後所
封戶別封三子為縣公食邑各一千戶庶以少
慰仁魂微申朝典

子直封眞定縣開國公出爲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未幾遇患優遊南鄭無他政績徵還京師病卒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孝莊踐阼追封陳留王邑二千戸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太尉加前後部羽葆鼓吹

子寬字思猛襲王爵除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尋除侍中撫軍將軍永安三年尒朱兆害之於晉陽無後國除出帝初追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衞大將軍青州刺史重

贈司徒公

弟剛字金明莊帝初封浮陽王邑千戶武定末宗正少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質莊帝初林慮王邑千戶永安三年薨出帝時贈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

劭弟子正美貌性寬和肅宗初封霸城縣公邑一千戶歷散騎侍郎太常少卿莊帝即位除尚書令封始平王與兄劭俱遇害贈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録尚書事相王如故

鸞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
劒一百人謚曰貞
子欽字世道襲武定中散騎侍郎森受禪爵例
降
史臣曰武宣王孝以爲質忠而樹行文謀武略
自得懷抱綢繆太和之世豈徒然哉至夫在安
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他之義霍光
異姓之誠事兼之矣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
入卒不全志烏呼周成漢昭亦未易遇也

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下　魏書二十一下